

江山沸腾  
再续经典

# 南明那山事



沧海横流，方显英雄本色！  
多方考据，历时三年，终成此书。

洪兵◎著

不读本书，不足以了解明朝历史之全貌；  
不读本书，不足以感叹汉民族的劣根性和坚韧性。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南明那山事兒

洪兵◎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南明那些事儿 / 洪兵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3.3  
ISBN 978-7-5113-3306-3

I. ①南… II. ①洪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3 ) 第050974号

## 南明那些事儿

---

著 者 / 洪 兵

出 版 人 / 方 鸣

特约监制 / 刘 峰

选题策划 / 郑英祖

责任编辑 / 青 阳

装帧设计 / 壹诺设计

版式设计 / 新兴工作室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00mm × 970mm 1 / 16 印张 / 22.5 字数 / 300千字

印 刷 /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

版 次 /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3306-3

定 价 / 32.00元

---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605959 传真: (010) 82605930

网 址: [www.oveaschin.com](http://www.oveaschin.com)

E - mail: [oveaschin@sina.com](mailto:oveaschin@sina.com)

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 南明那些事儿



## 丨 目 录 丨

- 第 一 章 诡异 / 001
- 第 二 章 抉择 / 010
- 第 三 章 国策 / 026
- 第 四 章 疑案 / 040
  
- 第 五 章 湮灭 / 056
- 第 六 章 抗争 / 073
- 第 七 章 雄起 / 088
- 第 八 章 困境 / 097
  
- 第 九 章 残梦 / 114
- 第 十 章 内讧 / 130
- 第 十 一 章 惊变 / 142
- 第 十 二 章 敌后 / 159

# 南明那些事儿



- 第十三章 中兴 / 172
- 第十四章 危局 / 192
- 第十五章 南下 / 203
- 第十六章 后方 / 216
  
- 第十七章 整顿 / 234
- 第十八章 反攻 / 252
- 第十九章 合流 / 272
- 第二十章 密谋 / 293
  
- 第二十一章 败局 / 309
- 第二十二章 沧海 / 326
- 第二十三章 殉难 / 343

## 第一章 诡异



### 不眠的男人

大明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正月初一，凌晨，北京，紫禁城。

东方的地平线上，刚刚露出一片惨白，凛冽的寒风从门窗的缝隙中挤进来，呼呼作响。这是一间不太起眼的偏殿，屋子中央摆着一盆燃烧殆尽的炭火，不时发出劈啪的响声。点了一夜的蜡烛，只剩余一小截蜡油在苦苦支撑着忽明忽暗的火焰。一张半旧的椅子上，坐着一个面容困倦的中年男人。

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他不时抬起头，发出微弱的叹息，继续凝视着奄奄一息的炭盆。头顶上的冠帽，身上的龙袍，似乎在向周遭的一切证明，这个愁容满面的男人，便是大明王朝的第十七任统治者——崇祯皇帝朱由检。

从信王府来到紫禁城，这已经是第十七个年头了。曾经的朱由检，算得上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少年，十七年的时光，在他的脸上刻满了沧桑的印迹。尽管有意识地遮掩，但两鬓的白发依然很不听话地跳了出来，让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个只有三十四岁的一国之君。

不远处的几案上，前一天送来的奏章堆积成了一座小山。朱由检瞟了一眼，微微抬起头，积蓄在胸中的一团浊气在一瞬间喷涌而出，冲过声门，发出重重的一声哀叹。

朱由检不想再去触碰那些繁杂的奏章，他心里很清楚，群臣的长篇大论中，



无外乎两项内容：流贼、清军。归根结底，不是要兵，就是要钱。对这些人，朱由检心里有一万个不屑：老子要是有兵有钱，还要你们干什么？

说起“流贼”，这算是朱由检的“老朋友”了。从崇祯二年（1629年）开始，形形色色的“流贼”便从各地蜂拥而起，渐成燎原之势，在朱由检的眼皮子底下窜来窜去，赶不走也打不死。与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的群臣比起来，“流贼”始终如一地“忠实”陪伴着朱由检的执政生涯。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，用来形容这些顽固的“乱民”，恐怕再适合不过。

这些年来，朱由检操控着这个锈迹斑斑的国家机器，与风起云涌的“流贼”们反复较量，终于在崇祯九年（1636年）的七月迎来了胜利的一线曙光——陕西巡抚孙传庭让“作乱”七年之久的“闯王”高迎祥见了阎王。

朱由检没有想到，高迎祥的死，反倒给“流贼”的“优胜劣汰”帮了大忙。三年之后，新一任的“闯王”竟然带着钻进山沟的残余部队死灰复燃。又是三年，新“闯王”一举荡平了西北，这个人，名叫李自成。此时，他正在西安城整装待发，挥师直指京城。

朱由检当年不是不想“剩勇追穷寇”，让高迎祥的“余孽”和张献忠这个大老粗彻底销声匿迹，实在是形势逼人，迫不得已。西北的“流贼”到处惹是生非，东北的清军也从来没有消停过。所以，西北的局势稍微有所转机，朱由检不得不“拆西墙补东墙”，先把关外咄咄逼人的“蛮子”摁住再说。

如果说“流贼”仅仅是朱由检的“老朋友”的话，那么东北的清军应该算得上是大明王朝几任皇帝的“老冤家”了。从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年）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算起，大明的皇位历经朱翊钧（万历）、朱常洛（泰昌）、朱由校（天启），一直传到朱由检，天子、臣属走马灯似地换，努尔哈赤率领的女真部落却始终与大明王朝如影随行，难舍难分。

二十多年的时间里，明、清两方在山海关外你来我往，各有胜负，基本上是势均力敌地僵持着。但是，随着“松锦大战”在崇祯十五年（1642年）以明军的全面失败而告终，历史的天平开始发生明显的倾斜。当北京正在为英勇就义的蓟辽总督洪承畴举行追悼仪式时，前线却传来了这位“忠臣”被俘投降的消息，朱由检最后一丝幻想被彻底击碎了。

尽管朱由检自认为在位以来，始终兢兢业业，殚尽竭虑，没有一天懈怠，但大明这座“内囊尽坏”的大厦，已经是摇摇欲坠了。西北有声势浩大的“流贼”，东北有羽翼渐丰的清军，北京城已经朝不保夕，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。

朱由检不想去看，也不愿再想，他的内心早已不知道什么是抑郁了。十七年的勤奋辛劳，换来的却是“忽啦啦大厦将倾”，足以让他哀莫大于心死。

朱由检在脑海里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：今天，或许就是自己度过的最后一个新年了。

大明王朝经历了二百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，如今已成将熄的蜡烛；眼前炭盆里噼啪的声响，仿佛就是大明王朝生命的绝唱。

朱由检捶了捶早已坐得发麻的双腿，撑着椅子勉强站起来，颤颤巍巍地走了出去。

天亮了，该早朝了。



## 亡国气象

朱由检没有想到，这个新年的第一天实在是太诡异了。

当他坐上太和殿的龙椅时，平日里熙熙攘攘的朝堂，却只有一名执金吾孤零零地站在那里。他解释说：“群臣没有听到钟鼓声，不敢擅自入殿。”（群臣不闻钟鼓声，谓圣驾未出，来者益迟。）

“或许是自己来得太早了”，朱由检心里这样想着，一面吩咐太监鸣钟，打开大门，召唤群臣赶紧钻出来上班。在这个呵气成霜的冬日，钟声给这座万籁寂静的古都带来了一丝生气。

等了许久，朝堂上依旧不闻人声，群臣是集体失聪了，还是全都死绝了？朱由检没有心情去琢磨这份诡异，不过等得有些不耐烦。他没有往日的怒火，只是淡淡地对司礼太监说：“先去拜谒太庙，再早朝吧。”司礼太监唯唯诺诺着出去，招呼车马成行。

每年的大年初一，皇帝到太庙拜谒已成惯例，车马应该是早就准备妥帖了的。不过，老天似乎成心要将这一天的诡异继续下去。司礼太监找寻了许久，并不见銮舆的踪影，马匹依旧在马厩里悠然自得地享受着早餐。

为了能让皇帝出行，司礼太监只得将长安门外群臣的坐骑赶拢在一起，吆喝着聚集在端门外。原本还一片死寂的紫禁城，一下子热闹起来。这些临时征用的马匹，并不知道自己即将身负重任，只是一味地跳腾嘶叫，肃穆的端门瞬间变成了嘈杂的马市。





安全第一，太庙是没法去了。司礼太监只得向正准备登舆的皇帝回禀：“圣上还是先早朝吧。”朱由检没有深究内中的缘由，只是默默地点点头，微微发出了一声只有自己能够听到的叹息声。

幸运的是，文武群臣总算从东、西长安门进来了，让新年的第一次朝会不至于冷场太久。文臣们从西门进来，他们的位置在东面；武官们从东门进来，他们的位置又在西面。两股人流很快便汇聚成一团，官员们屏住气息，提着下摆，以半蹲的方式相互穿插着，纷繁的场面与端门外的“马市”遥相呼应，让刚刚还一片死寂的紫禁城热闹得似乎过了头。

朱由检实在没有兴致观看这样的闹剧，新年的朝贺草草收了场，但老天爷导演的诡异还在继续。

朝会刚刚结束，一场大风便席卷而来，令人猝不及防，扬起的尘土遮挡住了所有人的视线。（大风霾，震屋扬沙，咫尺不见。）朱由检用袖子遮着脸，匆匆退到内殿，拜谒太庙的心思早已荡然无存。恰在此时，太监送来一份急报，这是凤阳守陵谷国珍送来的，急报的文字不多，朱由检很快就找到了最关键的字眼“凤阳地震”。

凤阳是太祖朱元璋的老家，是整个大明王朝的龙脉。“莫非……？”朱由检不敢再往下想，他召来筮官准备算一卦，希望能搏个彩头，让诡异的新年恢复一点常态。

卦签很快就出来了，上面写着几句话：

“帝问天下事，官贪吏要钱。八方七处乱，十爻九无烟。黎民苦中苦，乾坤颠倒颠。干戈从此起，休想太平年。”

未待看完，朱由检双脚不禁颤抖起来，整个身体重重地瘫坐在椅子上。头上的皇冠被震掉了，滚了几滚才在不远处停下来。朱由检没有理会，他仰着头，缓缓地闭上双眼，两行泪水从眼角的皱纹间横溢出来，滴落在地，散成了一片。

突然，朱由检恍然大悟：这不是老天爷玩弄的诡异，而是大明王朝的亡国气象！

他此时还不知道，东北的清政权在这一天改元顺治，幼小的爱新觉罗·福临（皇太极第九子）已在去年八月登基，多尔衮成为辅政王。而在两天后的古都西安，“心有灵犀”的李自成也宣布“登基”，建立了“大顺”政权，改元永昌。

崇祯十七年、顺治元年、永昌元年，三个政权的年号堆积到了一起，预示着一场血雨腥风的到来。

“嗟尔明朝，气数已尽。”——这是李自成在西安誓师时喊出的口号，朱由检若能得知，当会发自肺腑地深表完全赞同。



## 三种意见

诡异的新年总算是过去了，该过的日子还得过。对于如何应对危局，朱由检在短短几天时间里收集整理出了三种意见。

第一种意见是“南迁”，倡议者——左中允李明睿（江西南昌人）。

在德政殿陛见时，李明睿屏退左右，向朱由检陈述“密策”。李明睿认为，“只有南迁一策，可缓目前之急”，因为在“流贼”与清军的两面夹击下，北京失陷不过是时间问题。与其拼死抵抗，不如主动南撤，腾出地方给“流贼”和清军死磕。咱们还有“留都”南京，还有“财源”江南，足以让大明王朝循东晋、南宋的旧例，凭借长江天险偏安一隅，再折腾个几十年应该不成问题。

秦淮河畔醉生梦死，笑望中原硝烟遍地——隔岸观火，当是多么惬意而畅快之事！

李明睿的建议，深得朱由检的欢心。其实在李明睿神秘兮兮地提出这条“妙计”之前，朱由检早就动了“南迁”的心思。

但是，虽然贵为一国之君，并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。读书有人管，娶老婆有人管，夜生活有人管，生孩子有人管，更别说“南迁”这么大的事了。

在这件事情上，朱由检确实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他同样神秘兮兮地告诉李明睿，自己早想这么干了，但是群臣不同意。（此事我已久欲行，因无人赞襄，故迟至今。）

莫非群臣要“誓与京城共存亡”，在这“危急存亡之秋”展现一番忠义与豪迈吗？

三岁小孩或许会相信，但三十四岁的朱由检是绝不会当真的，十多年的执政生涯，他太了解手下这群蝇营狗苟之徒了。

朱由检的直觉没有错，群臣在心里早已达成了不可言传的默契：既然大明气数将尽，改朝换代也是平常事。无论是朱家的天下，还是李家的天下，自己不过是换身制服，官照当，钱照贪，乐照享，除了坐在龙椅上的人不一样，一切没有任何改变。既然如此，能不冒险就不要冒险，混得一天算一天。

“南迁”？根本没那个必要！

第二种意见是“撤守”，倡议者——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徵。

在表面上“保京城”，内心里“迎闯王”的群臣当中，吴麟徵算是多少有点





良心的，他是一门心思地想保住大明的帝都。

吴麟徵提议，为应对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，应主动放弃山海关外的宁远、前屯二城，由吴三桂率军驻守北京近郊，拱卫京师。撇开吴三桂后来叛变不说，吴麟徵的提议是极富战略眼光的。

经过多年的较量，在当时的山海关外，明军势力已消耗殆尽，只留下宁远、前屯、后屯几处要塞。这几处要塞远离明军的大本营，补给线极易被清军骑兵切断，从而陷入四面为敌的境地。“存人失地，人地皆存；存地失人，人地皆失”，既然明军已完全处于守势，这种“楔子”式的要塞只能成为敌人口中的大餐，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，根本不用跟你打招呼。因此不如主动弃守，收缩兵力，布置于山海关至北京一线，形成节节阻击之势。一方面迟滞清军的进攻，一方面应对“流贼”可能发动的进攻，为“勤王”之师的集结争取时间。

但是，纷乱的朝廷已经容不下一丝明智了。吴麟徵的救危之策，最终是“廷臣皆以弃地非策，不敢主其议”。大臣们不敢说，朱由检似乎也对这个主动示弱的策略不太感冒，也就全当个冷笑话听，娱乐娱乐罢了。

最靠谱的“南迁”，朱由检认为靠谱，群臣认为不靠谱，只能作罢。比较靠谱的“撤守”，朱由检和群臣都认为不靠谱，也实施不下去。

接下来，轮到最不靠谱的人提出最不靠谱的动议，更要命的是，朱由检和群臣都认为相当靠谱。

这个最不靠谱的人，叫做李建泰。

李建泰（？~1649），字复余，山西曲沃人，天启五年（1625年）进士，现任东阁大学士、吏部右侍郎。

第三种意见——李建泰最不靠谱的动议是由自己率军数万，阻敌于山西境内，确保京城无恙，理由有三：

第一，李自成率领的“流贼”从西安进逼北京，山西是必经之道，而自己正是山西人，熟悉地皮。

第二，自己对“流贼”比较了解。（颇知贼中事。）

第三，自己算是有钱人，可以拿钱出来打仗，不需要国库支出。（以家财佐军，可资万人数月之粮。）

朱由检和廷臣们听了李建泰的“豪言壮语”，特别是不用国库掏腰包，不禁

大为欢喜。朱由检一改往日的优柔寡断，当即拍板表示同意。

带着朱由检的无限期望，在群臣深不可测的目光中，李建泰慷慨赴国难！

正月二十六日，李建泰率师西行，朱由检仿照古制，行“遣将礼”。“古制”的规定不必细说，总之这是一个级别很高、声势浩大的场面，官军列队从午门一直排到正阳门外，“旌旗金鼓甚盛”。朱由检亲自赐酒三杯，勉励李建泰说：“先生此去，如朕亲行。”

尽管朱由检给予李建泰崇高的礼遇，但老天爷似乎并不买账，因为大风和地震再次“如约而至”！

李建泰刚出宣武门，旗杆就被大风吹折了。紧接着，太监韩赞周奏报南京地震。诡异，太诡异了！

大风也好，地震也罢，也许是巧合，也许是史家故弄玄虚，但铁的事实是：决心要在山西与“流贼”决战的李建泰，一天只走了三十里！

让李建泰向蜗牛速度靠拢的根本原因，是李建泰的老家曲沃已经沦陷。得知消息后的李建泰没有挥师西向光复故土，而是在京畿一带迟滞不前，因为他遇到了一个要老命的问题——自己准备“资军”的家财，都是放在老家的。不用怀疑，如今肯定“资”大顺军了！

李建泰心里很清楚，自己的牛皮吹得太大，已经没办法收场了。

正月三十日，晋王朱求桂向朝廷上奏，山西已是危如累卵！原先还雄心勃勃的李建泰，此时索性躲在河间府装病，以静观其变（清军占领北平后此人便投降了）。

得益于“三年免征，一民不杀”的政治口号，大顺军在山西境内所向披靡，山西官民基本上是“箪食壶浆以迎王师”。二月初八，李自成的大顺军攻陷太原，晋王朱求桂投降。

一份份战报如一片片雪花飞来，却没有一份是好消息：十二日忻州失守；十六日代州（今山西代县）城破；二十三日真定（今河北正定）陷落；二十四日山西全境沦陷；二十五日彰德（今河南安阳）失陷，赵王朱常谏被俘。北京，还能安宁多久？





## 崇祯自缢

为了让大明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不至于瞬间崩塌，李明睿再次提出了“南迁”的动议。稳妥起见，李明睿先私下与左都御史李邦华商议，得到了对方的首肯。

再不走，恐怕就走不成了！既然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附议，李明睿决定豁出去了，准备说服朱由检果断南行，避敌锋芒，以免玉石俱焚！

这本来是最后一次绝佳的机会，但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时运实在不济。每到关键时刻，诡异的事情总是层出不穷。不同的是，这一次不是“天灾”，而是“人祸”——李明睿跟李邦华掐起来了！

李邦华一直都是赞成“南迁”的，但考虑到群臣很可能吐槽，他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：圣上留守，太子南迁。

李明睿争不过这位曾经举荐自己的“恩师”，准备各行其是，但李邦华抢先一步，上奏了这个相当扯淡的方案。

这一次，轮到朱由检不干了！

——亲爹下油锅，儿子看热闹，这是哪个圣人教你们的？

兵科给事中（六部中的言官，与御史互为补充）光时亨不失时机地跳出来，弹劾李邦华、李明睿等人始终不忘“南迁”是在“妖言惑众”。

有些时候，言官真是“搅屎棍”。光时亨一石激起千层浪，朝堂上吵成了一锅粥，有叫嚷着与帝都共存亡的，也有让太子“南迁”做两手准备的。朱由检瞪大两眼看好戏，其实是在苦苦等待一个声音，但从早吵到晚，始终没有人提出让台上的崇祯皇帝南下避祸。

朱由检彻底失望了，他原本已经秘密安排了经天津从海路“南迁”的车船马匹，就等群臣奏上一本，自己半推半就，欢天喜地下江南。

——既然济济一堂，为何知我者独无？

失去了最后一次脱离险境的机会，只有等着被“流贼”摧枯拉朽了！

三月初一，大顺军攻陷宁武关，京城北面的昌平发生叛乱，紧急戒严的北京已经到了倾颓的边缘。

何等雄伟的帝都，此时却是谣言四起，乱作一团。“流贼”的奸细早就在元宵灯节混入京城，他们不仅大造恐慌气氛，还怀揣金银收买将士，就等着大军一到，打开城门迎“闯王”。

局势无可挽回，朱由检却依旧抱有幻想，他一面急令吴三桂弃守宁远回师救援，一面又命驻守北直隶（今河北）的刘泽清进京“勤王”。

但是，一切都已经太晚了！

接到命令的吴三桂学着李建泰搞“朝拜”，磨磨蹭蹭地“一步两回头”。拥兵自重的刘泽清做得更绝，索性抗旨不从，一路向南抢掠而去。

大顺军横驱直入，河间（初五）、大同（初七）、宣府（今河北宣化）（初八）、昌平（十二日）、居庸关（十三日）等地相继陷落，明军在北京外围已无招架之力。

三月十七日，李自成的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，朱由检已经插翅难逃了。

在这一天的朝会上，“诸臣皆惶恐莫对，嘘唏泪承睫”。朱由检沉思许久，十七年的抑郁、悲愤瞬间化作一团浊气，憋在胸间，欲喷涌而出。他硬撑着站起来，颤抖着双手，提笔写下“文武官个个可杀，百姓不可杀”之后，拂袖而去。

时至今日，朱由检已无话可说。

十七年，该结束了！

两天后，伴随着大顺军攻陷内城的喊杀声，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。所有的不甘与愤懑，终将化为乌有。

“诸臣误朕至此！”

“朕非亡国之君，诸臣尽亡国之臣尔！”

“文武官个个可杀！”

朱由检的切齿之语在深幽的紫禁城里不停地回荡，他至死不悟“有其君必有其臣”的道理。不过，即将解脱的朱由检或许已经明白：这个世界上原本就没有什么诡异，一切都可归因于大明气数将尽，非人力所能为！

带着对江山的不舍、对命运的叹息、对祖先的愧疚、对群臣的愤恨，心力交瘁的朱由检走了，彻底告别了这个让他无比纠结的世界。从此，史称“南明”的时代悄然而至，大明王朝赢来了新的翻盘机会。

这将是一个说不清、道不明的时代，一个剪不断、理还乱的时代，一个没有最诡异、只有更诡异的时代，一个民族的坚韧性、劣根性频繁较量的时代，一个足以让泉下有知的朱由检决心再死一次的时代！

做好心理准备，南明开始了！



## 第二章 抉择

### 南京，南京！

北京丢了，朱由检死了。有人说明朝已经玩儿完了，也有人说下这个定论未免为时过早。

首都沦陷怕什么？咱还有一个！——这句话恐怕只有明朝敢说。

每一个王朝都有自己的特色，明朝当然也不例外。相比于以往的王朝，明朝最显著的特色莫过于——它有两个首都。

迁都的王朝有好几个，但像明朝这样“搬家”的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。这源自于明成祖朱棣搞的一次非典型性“搬家”。

朱棣，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，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封燕王，多次受命参与征伐，洪武十三年（1380年）就藩北京。从建文元年（1399年）到建文四年（1402年），朱棣以“靖难”的名义率军南下，最终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赶下台，自己坐了上去，成为明朝第三任最高统治者。

永乐十九年（1421年），朱棣正式迁都北京，他确实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：

第一，自己的皇位“来路不正”，长期“客居”南京难免心虚；

第二，北京是自己的“老巢”；

第三，北方军事威胁日增，通过天子守边，减少国防开支（卫戍军=边防军，避免“重复建设”）。

“搬家”不奇怪，奇怪的是朱棣居然留了一手：保留南京的“首都”待遇！

“首都”能有什么待遇？大了去了！

除了法理上定性为“留都”以外，南京还有与北京完全对应的中央机构，六部（兵部、户部、刑部、吏部、工部、礼部）两院（都察院、翰林院）一个都不少，而且都是满员编制。

对明朝这一特色行政制度可以用两个形象而简练的词概括：“南混”“北漂”。

从此以后，中央级官员大到六部的尚书，小到各科的给事中，都要特别说明是北京的那位（属于“北漂”），还是南京的那位（属于“南混”）。

这不是相当于“另立中央”吗？地方官员到底听谁的？

看上去很麻烦，其实没这么复杂，因为南京的官员虽然级别与北京相应的官员相同甚至略高，但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：没事干。根据朝廷规定，除了极个别的职位以外，南京的同志们奉旨休息，按时领工资就行，忘记领了更好！

堪比天堂的福利制度啊！

如果有记者到南京的六部两院采访“你幸福吗”，答案应该是高度一致的——光拿钱不干活，还享受公务员待遇，你不幸福谁幸福？

也许似乎大概是，然而未必不见得！

朱棣当年留这一手，笔者猜很大程度上是朱棣自己心虚，另外是需要照顾一下老臣的情绪，但时过境迁，南京“中央”发挥的作用渐渐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。

圣上看哪位仁兄不顺眼，想打入大狱或者革职，又苦于找不到足以服众的借口，怎么办？简单，到南京去！级别不变，待遇不变，唯一的变化是立即歇菜！

大臣觉得斗争形势对己不利，为了避敌锋芒，但又抛舍不下官位俸禄，怎么办？简单，到南京去！级别不变，待遇不变，最大的好处是远离漩涡！

一些新科进士没有背景，按朝廷规定又必须安排工作，怎么办？简单，到南京去！级别有了，待遇有了，大家的目标是混吃等死！

搞清楚南京官员的构成，再来谈谈幸福感。就幸福感而言，有资格接受“幸福调查”的明朝官员大致可以分成三等：

最滋润的是敢下狠手的地方实权官员。虽然俸禄极其有限（工资水平参考







海瑞同志，相当于低保），但天高皇帝远，为他们巧取豪夺大开方便之门。这些官员品级不高，但利润极大，吃个馒头都可以“想蘸白糖蘸白糖，想蘸红糖蘸红糖”，属于“逍遥自在型”。

其次是在北京做京官，成为“北漂”。中央官员有品级，俸禄也多（相对地方官而言），当然也有品级低一些小官员，但是权力很大，每年定期不定量地收取地方的进贡。由于长期在老板面前晃荡，好歹混个脸熟，容易拉帮结伙，升迁的机会也比较大。

有得必有失，“北漂”的烦恼并不只是白糖还是红糖这样低级乏味的纠结，他们处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，随时都有拍马蹄、站错队的危险，因而时刻“漂”得胆战心惊。稍不留意的话，重则脑袋搬家，轻则流放戍边，属于“压力山大型”。

最惨的是在南京做“京官”，成为“南混”。他们有品级、有职务，就是没事可干，做官全靠混。想上班就顶着日头来，泡杯龙井茶品着，跟同僚扯闲篇，交流一下哪家酒楼狮子头做得好吃，谁家妹子曲子弹得不错，或者索性待在家蒙头大睡，夕阳西下再起床。这些人身居高位，但权力的反差太强烈，收入极其有限，又没有实现“自我价值”的舞台。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，这些饱读诗书、满腹经纶的人，不被穷死就被憋死，就像李嘉诚说的，人最大的痛苦就是无聊，所以他们属于“没事憋屈型”。

南京的同志们幸福吗？不怕被扔鸡蛋、扔皮鞋的，尽管去问！

不达圣意者到南京去！韬光养晦者到南京去！只有背影者到南京去！从朱棣开始，这三大口号一直延续到北京沦陷。两百年来，聚集着三教九流各式人物的故都南京，成了官场失意者、潜伏者和愤青的“乐园”。

朱棣万万想不到，自己一手创建的“乐园”，竟然有一天会重新成为明朝唯一的首都，肩负“复国”的重任！

一个轮回，南京是否能再续朱元璋时代的辉煌？实在不济可以退而求其次，至少搞个“划江而治”吧？



## 谁来当皇帝

虽然“复国”有点异想天开，但占据半壁江山绝非痴心妄想，毕竟有南宋的先例可循。